玉峯先生脚氣集

k 29
049
Ka-2
F力51

0449
K
No.2494
12 K 29

脚氣集

慶應義塾大學醫學情報センター 昭和 20日

寶顏堂訂正玉峯先生脚氣集卷之上

天台車若水清臣 著
華亭仲醇陳繼儒 訂
繡水君實李日華 同校

潘默成磨鏡帖甚佳帖云僕自喻昏鏡喻書爲
磨鏡藥當用此藥揩磨塵垢使通明瑩徹而後
已倘積藥鏡上而不施揩磨之功友爲鏡之累
故知托儒爲奸者曾不若愚夫愚婦也

富士川家藏本

夫子誅諸侯無王孟子勸諸侯爲王諸儒安得無疑孟子卑管晏陋覇道乃與公孫衍張儀之徒異口同音共攜掇諸侯爲此事反不肯做齊威晉文事業方道周室衰微與孔子時不同當時韓趙魏齊列爲諸侯尚皆待有王命其間要覇者必去朝周諸侯又何曾不知是箇共主只有楚無狀其自殷周以來如此不足惟也孟子固有說矣當時諸侯欲王之意不可遏四方游說之士無不向上稱說尚以王爲下而欲爲帝若孟子勸其循諸侯之禮豈足以回其膠固之心孟子當說好貨好色事乘時君之趨向而語之勸行王政即此意也要行王政須從理義做來自農桑上做家計起當其做家計時便是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斑白不負戴於道路件件有箇長上家家有箇長上此時移不勝滅周而改物又終不勝與周而並王其尊周之

理便在此了便自有不容已者便可興周周便可爲政於天下此孟子之志也好貨好色且不與他較待其仁義之說行時君之心轉移一洗舊習相與維持一本新作件件蟬蛻矣孟子此意只是不說只漏泄數何曰子嚝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嚝又曰唯天吏則可以伐之何曾無周

自晉承曹魏之後迤邐相承皆曹氏之禪代也於是二三百年無公論二三百年無公論則公論已矣此諸葛孔明孔北海之徒每遭詆議有善則沒之如取劉璋事埋沒來歷後又只說孔明不是

李文靖公宗勉爲守於台與陳文逸民飲玉霄亭上良久忽移過君子堂陳文告曰此間不如玉霄之爽文靖曰下面人家鄰殷賭博爭注諠譁姑避之尋常事至而應不要先有心

清

東坡說蔡琰悲憤詩非眞極看得好然胡笳十八拍乃隋唐衰世之人爲之其文辭甚可見晦菴乃以爲琰作何也載之楚詞

堯典克明俊德孔氏注以爲賢俊大學克明俊德康成以爲大德在我方合自明之意按大戴禮正月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乎南風也合永必於南風解永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俊訓大可見

唐明皇天寶之事詩人極其形容如長恨歌全是譏笑君父無悲哀惻怛之意連昌宮詞差勝故東坡喜書之杜子美北征云憶昨艱難初事與古先別奸臣競雍蔽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有誅褒妲讀之使人感泣有功名教

論東萊力以爲詩人所刺晦菴辨之不信也先祖論嘗謂聖人不應收此邪詩於三百篇則邪詩之說先祖固言之矣先祖自信其家學不曾往見文公因讀楊誠齋文字不樂遂并同時諸書皆不過目然其所見乃暗與文公合稍異者則文公云夫子取之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先祖則曰今永嘉謂山歌爲邪詩周道衰綱常毀敗淫靡胥淪正聲不發於人心而邪詩充悅於人耳亦詠之愈多傳之愈廣夫子刪其蕪穢筆之簡冊者皆正詩也而邪詩入習熟於時人之口耳布傳於室家之簡冊者猶在天下夫子豈能刪之哉秦禍之酷天地否塞漢興以來諸儒收拾殘編斷簡於壞亡之餘補綴遺逸而詩之三百大抵不全取天下口傳之

詩以補秦火之餘非夫子所刪三百之全文也
又文公不盡信小叙先祖亦謂小叙爲漢人專
門名家之辭其意亦同文公嘗謂李敬室杞云
東萊以桑中溱洧爲刺淫奔之詩婺州若有人
遂不比孔叢子其載周公冠成王命祝雍作頌
曰今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哀臟此句
家語雖俚儅僞雜採猶是當時文字去聖人未甚
遠不比孔叢子其載周公冠成王命祝雍作頌
曰今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哀臟此句
必有闕文大戴禮記亦
有文不同哀一作哀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
爾祖考永永無極今儀禮士冠禮大畧正同儀
禮久不出卽此可證爲周公古時傳流之書又
卽儀禮可見家語雖後時俚人所録亂說自有
之終與孔叢子不同孔叢子句句僞
永嘉鄭伯謙云天官之職自玉府內府而下今
皆收入內藏庫自宮人掌舍以下今皆收入修
內司自醫師食醫以下皆入御藥院自膳人庖

人而下皆入御前供奉自漢晉以後先王所以
招使士大夫在宮內者稍稍推出却將天子服
食掌於外朝者稍稍引入伯謙字節卿
任重而道遠任當作平聲孟子曰門人治任將
歸任重謂仁以爲已任擔子重也任重是治任
之任仁以爲已任則是任天下之重之任任却
作去聲
潘子善先生乃吾邦人曾有詩云老大倦遊隨
得坐且終日所以見春去亦不甚愛惜予甚詠
之不置咸淳癸酉六月塘岸戴正子訪予出其
先公詩八句云幽棲一室意足便爲安片石
星霜老八牕風月寒已無蝸角累自號鹿門看
清夜誰同語橫琴試一彈此詩亦佳今人只識
花言綉語便相傳諷佳句豈知此哉
聖人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胡文定曰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之橫流

存天理於旣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此說是矣
又曰罪孔子者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
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此語非也聖人豈顧亂臣賊子之戚哉知我罪
我皆說後聖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作之後聖不
容不罪罪至於後聖當此時又自作春秋
沈繼祖醜詆晦翁以求官爵自不足遵李果齋
作年譜備載之謂削之反涉忌諱此說不然汲

冢書所謂舜囚堯禹放舜之類千載而下忽然
有箇輕薄子如劉知幾者出來與之敷演雖曰
無傷於日月之明然害理不少害人心不少曹
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若當時見劉伯幾許
多說話豈不更無籍耶

東坡云夫畫竹必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
見其所欲畫者疾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
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此語甚妙豈但畫

竹

天地本黑也以日爲光本寒也以日而暖日入則復黑日遠則復寒矣而一胡氏謂周之至德不但稱文王亦稱武王是也武王十二年前皆是事殷之時至謂誠使文王無虞周於天下之心曷不專守分地而取其三分之一乎此語大不然三分天下有其二謂人心歸之也豈制據之比乎戡黎勝之而已伐崇降之而已非闢地也大會于孟津不期而至者八百國果歸周之多也

孟子集義章先儒被孟子說揠苗處多了將謂是告子助長然告子正是不曾集義惟恐助長只待義自外來襲一本無外字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言勿求於氣者也孟子必有事了方說勿正勿忘了方說勿助長揠苗了方說揠苗次第甚明但其說揠苗處詳人遂謂孟子以揠苗之戒

爲重掉了告子眞病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勿求於氣此告
子求不動心之法自以爲善也孟子則不然不
得於言必求於心有得於心不求於氣終而至
於心者不是道矣行之既熟渾身是理理充而
氣浩然視告子之區區護此氣而不敢動者又
不足言矣是道也要緊在必有事與勿忘上工

夫自到又不可責近效所謂大段著力不得者
也大段著力則氣壹動志前功不保矣勿正是
爲常有事者言也勿助是爲勿忘者言也揠苗
爲已耘苗者言也不曾耘苗苗卉相亂將見卉
長而苗不存又何苗之可揠乎告子不肯做必
有事與勿忘功夫只願勿正勿助其曰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是欲勿正勿助也其曰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是不曾有事勿忘也不知集義果然

但欲勿動此氣此後世釋氏之不動心非儒者之不動心也孟子謂其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是其勿正勿助之意未爲全不是但以義爲外不曾於知格上下工夫不得於言未嘗求之於心不思義理在心却待於應接處聽道理見成自從外來所謂彼長而我長之裏面全無一事是欲義自外來襲而取之也旣無集義不知自反直與不直區區求保此氣亦難矣如此則不

但人之敝陷離窮不可得而知而我之詖淫邪遁亦不自覺矣此二章是癸酉八月所書今録于此

濂溪不言知格徑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已上皆知格也厥章厥微匪靈弗瑩其知格也至矣定之仁義中正則着實主靜則立本其知格也至矣

四子言志夫子自先定四子之次第矣子路率爾而對夫子亦知其必然矣據次第而問始及

於晉也伊川先生云子路之志亞於曾點蓋其所言雖不讓却是眞實此意千古未有人說人見夫子哂子路便道子路不如諸子朱文公謂求赤皆退讓却因見子路被哂後如此到底子路是眞斯言尤爲著明可使有勇是作其忠義之氣友人王貢宇蘊文今亡矣其曰惟求則非邦也與以後皆聖人之言非曾晳之隱君子也今亡矣其曰問此語確然可信曾晳不應如此問其問無味

古云虎狼之父子只有母子無父子也獸知母而不知父父亦不能知子但其母見從他身上出來自惜

六月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于曰也王命也左傳載楚自克庸以來其君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于勝之不可保卽此于字三十里則是語助

自漢高祖自爲新樂於是二南雅頌不復有人

習惟一制民能知雅音而不通其義古音浸亡
魏武平劉表得漢雅樂即惟知鹿鳴騶虞伐檀
文王四篇明帝太和末又亡其三惟鹿鳴尚存
至晉而鹿鳴亡矣只有文在方冊中無其聲矣
文中子援琴鼓蕩之什蓋妄言也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無一人游手無一人（一人 疑業）
中也養不中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此父兄便是前輩長上

高祖不讀書其歌云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
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又云鴻鵠高
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
可奈何雖有繒繳尚焉所施陳後主是做文章
人其辭云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看過何處
山河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
亡國之音與興國自別
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便與顏子

不同顏子自反而縮也不往

劉漫塘云向在金陵親見小民有行院之說且如有賣炊餅者自別處來未有其地與資而一城賣餅諸家便與借市某送炊具某貸麪料百需皆備謂之護引行院無一毫忘心此等風俗可愛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不獨是將堯舜來證性善正是將堯舜望天下之人其即世子疑吾言乎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世子是慊愧了不敢望堯舜故有是說

禮運首章載孔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至於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始以城郭溝池爲固禮義爲紀禹湯以後六君子皆由於此不知自有天地便有五行便有禮義鴻濛之世人未甚覺知伏羲堯舜有作天叙天秩始煥然於天地之間

後來六君子因修而用之豈曰大道既隱方將禮義出來用且與城郭溝池並言離禮義以言道是老子之言也太古之世生民如野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誠有之而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皆作一箇籠統則亦未必然

夫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便是堯舜氣象生者得其所以生死者得其所以死便是堯舜之民榮者生之理也哀者死之理也

趙幾道說誠無爲幾善惡作一圖上寫一誠字直落寫箇善字偏旁一絲寫箇惡字以惡是誠之庶孽善是宗嫡友人沈可亭疑之以問此疑甚善幾道自謂可勝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不知其尤非也且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當其未發只是至善至於發時如有中節與不中節中節者是不走作這中不中節者是走作這中却

不是這中先生箇中節旋生箇不中節如水之清有以濁之不是當初帶得這濁來惟是庶孽須亦從他身上出子曾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聖人之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非聖人之言是後人發明因而遂以爲聖人之言耳二王後安得有郊周既改物禹湯便不配天若說後來有僭則杞用夷禮漸習部陋宋以桑林享晉侯桑林

殷天子之樂荀瑩以爲非禮之罪猶有鬼神宋宜當之見得是宋自僭又見得宋不當僭又見得非宋所常用杞宋之郊無明文（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既喪師如何又配

春秋時吳越分界自在今日嘉興之境春秋於越敗吳于檇里檇里乃越地正嘉興也錢塘江乃是越地吳挍子胥于江何曾是錢塘今乃謂潮頭爲子胥怒潮吳山祀子胥王不安正荆公

碑亦說錯五代僧錢塘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
越山多不知界至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集註云終者人
之所易忽親終之時痛苦哀迷則於必誠必信
勿之有悔焉者必有精神不到照管不及者矣
此忽非輕忽之忽乃楚辭荒忽之忽當此之時
須當加謹無一毫可悔是謂謹終
黑水逾河而至于南海濟逾河而溢于滎後世

都無異論是有此理
禹貢載四海九州無限路程不悞一字孟子說
兩句便有一句誤排淮泗而注之江當時淮未
曾通江後來吳王開邗溝然後通江紀載與議
論不同議論得實固好若誤些少不以文害辭
主意不在此句紀載則不可
天下有貴物乃不如賤者只如眼前海菜以紫
菜爲貴海藻次之海藻所謂大菜也苔爲下紫

萊爽口乃發百病大萊病又可食苦之好者眞勝前兩萊且無查滓本艸謂其能消食也責公子只是喫貴物

伊川先生云春秋所書事同則辭同然有事同而辭異書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眞至言也此說自衛州吁發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章正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意聖人此說甚多不知而作與詩人吾豈不知而作不同乃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意其言曰固有聖人天縱從容中道不待知而作我不到此地位也我只是學而知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擇其善者而識之所以能有所得我非生知之次也此意甚分明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復又下擇字多見而識之不復

又下擇其善者四字自是作文之法如切如磋
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不必更說道字
百人文字如此甚多
禮冬官不亡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自
帙散亂俗儒補緝不得其說不識周禮所謂
六官地官者是如何遂以田野諸職並附地官
如此則馮相寶章挈壺之類皆可附天官耶金
叔明作周禮十疑十答用意勤甚予遂授以俞

氏復古編復古編者蓋著冬官不亡將周禮舊
本再一證（一本作正）之叔明得之甚喜董華翁又辨
復古編之不可憑此是忠厚不欲輕動古書之
意予後來會叔明云復古編甚是某又與之考
有一證據甚佳周官三百六十今已存三百五
十只亡其十豈可謂冬官亡也此說痛快但冬
官之不亡只可說數句證以地官使人自曉自
推足矣俞氏乃斷定撥置此在天官此在地官

此在某官以二千餘載以下之先夫而妄意聖人之述作其不審如此蓋其淺淺之爲人偶得此說喜不自持不覺成此其爲此說之累多矣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蔡書傳以爲建寅之月張王一春秋傳引書叙一月戊午以爲建子之月

程子春秋傳春王正月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此說至正張王一乃以爲非却又云天統建子之月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此天之所以爲而萬物之所由生也彌獨不謂之天統之春乎正不必如此巧說

漢時士大夫奏事宮中要便入來只是不到後庭所以公孫弘燕見武帝或時不冠又不冠不見汲黯此猶是周禮古意自武帝以宮者典章奏而士大夫遂疎後來門禁森嚴全隔絕矣於是親宦官宮妾之時多親士大夫之時少

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荼苦菜也周禮掌荼以供喪事取其苦也東坡詩云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乃以今之茶爲荼茶今人以清頭目自唐以來上下好之細民亦日數椀豈是荼也荼之麗者是爲茗

夫子失曾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讀此使人失笑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不成說話

周禮亂失既以司空上地之事屬地官且并掌染角人羽人掌葛諸職皆强附之若果如此其褻掌邦教也又甚矣尚可爲之說曰富而教之此何爲者耶

子服惠伯曰易不可以占險橫渠先生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事之善惡人之靈未嘗不知其不善之事敢以謀之鬼神其假爾太筮有常之時亦須囁嚅

唐小說載隋煬帝昏湮荒悖見陳後主曰
舜憶與張麗華憑臨春館作壁月詞未終而韓
擒虎兵至遂至今日始謂君致治堯舜之上今
日還此伕游曩時何見罪之深也莫管此說眞
僞眞是問得好然晉王廣之得帝位自是造物
之所不容陳後主之鬼依然未識大處
百物勞動之後須有安息之時故曰朝以訪問
晝以聽政夕以修令夜以安身豈特人哉精神

會有倦時宁家側有雛鳥來巢母子相呼其聲
喋喋無夜無晝何其健也百鳥皆不然
婦人纏脚不知起於何時小兒未四五歲無罪
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苦纏得小來不知何用
後漢戴良嫁女練棠布裙（一本作被）竹筒木屐是不
千古人事或言自唐楊太眞起亦不見出處
王右軍帖多於後結寫不具猶言不備也有時
寫不備其不具艸書似不一一蔡君謨帖並寫

不一一亦不失理然則專學精到者亦有誤看邪

載師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太宰九職之征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所教切家田也亦作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關市山澤幣餘通而爲九而以財賄爲斂與

助徹之法迴不相干而蘇老泉乃謂周自以十一名其實取於民者自重漸輕而至十一耳蓋惑於前面以某田任某地而以爲田制也予嘗曰遠郊四方井甸稍縣都九十六萬井王畿通百萬井而九十六萬爲十二是周人廢夏商之制厚取於民而孟子爲妄言矣蓋司徒田制而載師園廛之制也國之園廛邦中之賦是也郊甸削縣都之園廛郊甸稍都之賦是也載師六

句相承上既言國故園廛不言國上既言園廛故甸稍縣都不言園廛也其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即此見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稅一是二句相承下文皆相承其曰以某田任某地者田制定後方就田之中而起地之稅耳亦有辨說不詳載古人重本抑末故地稅常重而田租常輕文字只管要好乃有愈改而不如前者山谷有

詩云花上盈盈人不歸棗下纂纂實已垂尋思訪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又曰臥氷泣竹慰母饑天吳紫鳳補兒衣臘雪花時聽嘶馬長安城中花片飛從師學道魚千里蓋世成功黍一炊日日倚門人不見看盡林烏反哺兒乃不如元作子胥鞭尸之事是大逆無道不知者乃以爲復

譬乃以爲孝衛人殺子路送醢於孔子禮記亂道

春王正月天統是春之說亦嘗以語華翁華翁亦以爲未穩謂亦嘗疑之其書云集註可取處未可以一條傷巧而悉棄之也春王正月伊川謂假天時以立義亦不能無可疑曰假曰立夫子獨見援筆以改之也名曰春秋畢竟具時以春爲首不應如秦史以冬爲首也若夫

子假春以立義則魯史舊文宜如何寫七月之詩曰七月八月九月皆夏正見得殷以前未嘗改也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皆周正改月之證多於周書見之安知周家之曆不以子月爲春正月如春秋之文耶華翁此說亦有思量但周書惟三月哉生魄惟二月既望在十有二月惟三月之類並不曾以時冠月汲冢竹書文字之最古者雖戰國策士誣先王以誘時君然不可

謂非先秦古書也其書無月則書年有月則書月他是寅正寫時爲順尚且如此何況建子不是春乃寫箇春字非史氏職分所敢也此一字分明是聖人所書程子春云天時正月王正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此說不可易若從來有冬字而聖人改爲春則聖人不是若從來無冬字聖人假天時立義其假其立有何不可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羌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此語極其完全是與不是皆已著明胡氏傳刑牲歃血殆不獲已即位之初而汲汲以求焉惡隱公之私也此語已是傷巧張主一云書公之及盟以譏其徇習俗之私而不出一本有於字由秉之信魯邾之好卒不能以久成尤巧矣聖人春秋寫一句在這裏

則物無遁形如何有許多工夫議人聖人固有特筆處却不在此只消寫一句是非自見私意不公也見屢盟長亂也見好不久成也見公羊及者何與也此說是及猶汲汲也便不是穀梁及者內爲志亦不是故劉氏曰及齊高傒盟及晉處父盟豈復內爲志耶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寫此一句便見賵諸侯之妄毀壞綱常更不必問其他書法

天王兩字春秋方是此第一句書王室事之不可不書天王繼天爲王舉動如此言外自可見春秋只消如此平看

朝廷禁捕蛙以其能食蝗也周禮蜩螗氏掌去鼃黽焚牡菊以殺之又曰以其煙被水則水虫無聲是惡其聲之聒人有甚害處似乎前後數官皆是後來方術此處不可曉林少穎謂貍歌之愈鼠雞肋之已止也痿高之殺鱉鱉荊之中蝍

壞漆以蟹浣錫以魚散血以鞾皮毀金剛以羊
角皆出於自然之理所謂知實一變作化之道而
知神之所爲也然聖人不應爲蝦蟇聲聞特爲
置官周禮此處甚多
葉水心闢繫辭得崇高莫大乎富貴一句以爲
奇貨屢屢言之謂爲語言大病若據說亦似惑
人崇高莫大乎富貴有甚惟異辨上下定民志
天大地大王亦大富貴極於君崇高莫大於君

初非異言
禪家之法只是要人靜定癡守一句更不思別
路久而自能通達此吾儒至誠如神之緒餘吾
儒公溥他只是自私他要不落窠舊誠是不落
窠舊然亦有可搏摸者問如何是佛祖西來意
曰庭前栢樹子此語最好是吾儒一箇仁字也
如何是佛曰乾屎橛謂前人往矣我是當作工
夫說前人甚麼此句與吾儒別有問請師安心

曰將心來與汝安百文謂潙山曰汝撥爐中有
火否潙山撥云無火百文起深撥得火云此不
是火吾儒亦如此教人但今聽之者不把作事
看反不如他能信向服行也然既曰悟道必當
首先悟吾父母是何如三綱五常身體髮膚七
顛八倒反借吾儒名分之說與四海五湖無所
係着之人揑合交道而自謂高於一世而人亦
以是高之然若無朝廷見成儀與喫見成法與
維持亦定坐禪不成也

曾子問禮於孔子如此其細密如檀弓所載乃
件件不如子　記禮者但欲尊崇禮家借曾子
之大名而抑之久借子游之名而入於禮家且
未小斂則裼裘此是當時之禮閭巷之人亦能
之何足以譽子游至於王人既祖特敬曾子之
來反柩而受吊雖世俗亦知其不可也
程子令人類聚論語言仁處玩味此最切於教

人仁實是難訓看來看去自曉得可也上蔡識痛痒之語亦切蓋出於程子痿痺不仁之意愚嘗講程子觀雞雛可以觀人仁說得幾句自謂有功於諸儒

張主一有春秋集註集傳于未嘗見忽得本於瑞州守董正翁蓋其刻在瑞州見惠新本也病中未及看偶華翁歸自朝盛稱之方能畧看中間義理自善但春秋一書實實判斷不得文公

論之詳矣除非起孔子出來如范明友好再生說當時之事與所以褒貶去取之意方得今作集註便是要質實判斷了此照語孟例不得語孟是說道理春秋是紀事且首先句便難明了

惠公仲子不知惠公之仲子耶或惠公同仲子耶尹氏卒一邊道是婦人一邊道天子之世卿諸儒議世卿之說自是明訓恐是舉燭尚明之論理自是而事則非也此自是一說至於三統

之說予嘗以告華翁華翁亦以爲未穩暨再閱至夫人子氏薨忽云不書葬者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本朝后雖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與此說可駭此看先儒之言不分曉而又不曉事也穀梁云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程子云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此不過所尊有嫌遂不書葬耳安得待君薨而合祔也本朝后先崩必備葬禮而葬但未歸太廟而神主享于別廟暨帝崩既葬然後以神主合歸于太廟典故甚明安得如張氏之言也魏徵謂太宗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是太宗后之葬而陵名且定張氏何不知之

明道先生說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謂也禮者非體之禮是

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人把禮者非體之禮作句所以都說不得禮者非體之則是一句禮是自然底道理是一句禮者不是將我身體得出來乃是自然底道理纔說體之則便非自然便身與禮爲二平翁先生送乃子溫倅淸父生日以香一片寫四句其上云始於克已終於捨已聖學終始有立卓爾永嘉名公多有跋皆不能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顏子克已處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顏子舍已處也二已不同私者既盡入荒洞然不見人我之異其始終如此（跋字下有一字）

堯民擊壤自唐以來畫爲圖乃是行坐捷腹牽挽快樂之樣李伯時臨本極佳不見所謂繫壤者藝經謂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潤

三寸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遠二十四步一本作三十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此戲甚好比之投壺尤見爲朴質也然予謂此說亦未必然壤即泥也以手拭一本作式杖擊壤以爲音節而歌其曰日出而入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眞是太平之語眞好文章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更好

寶顏堂訂正玉峯先生脚氣集卷之上終

天台車若水清臣 著

華亭仲醇陳繼儒 繡水于陵沈道明同校

晦翁語録云吳公濟云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衛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于異說而試之亦畧驗豈周夫子所謂王靜者耶予謂此恐

未必文公之言文公云寂者無時而不感感者無時而不寂又何健羨於一時之寧靜一時之寧靜又足以方周子之主靜耶然而其說自好以那和叔之意初學得此豈不甚善

平翁先生云有人一子名光一子名梵一子名晃其父遠出不歸光者于細探其蹤跡知其北往求之幽燕梵者不于細探討乃求之南閩晃者在家嬉游而已一日光者得其父以歸梵者索然而歸光以責梵晃亦以責梵光可言也晃不可言也梵雖行路差尚曾求父也晃坐於家不曾求父乃責梵之不善於求父今之人未嘗求道而空空以議人何以異此釋氏行路差尚曾求道也

董公遮說漢王一事人以為漢王得此正大之論而漢業成於此按董公言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瑣

王放弒其王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率三軍爲之
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内莫不仰德
此三王之舉也於是高祖爲義帝發喪率諸侯
兵五十六萬討羽入彭城一時響應甚麽氣勢
而高祖入彭城之後乃收美人貨賂置酒高會
此是爲義帝發喪則高祖不是三王骨子本意
不是伐罪救民得董公此說且做一箇題目既
得志便掉了羊質虎皮事體便敗項羽大破漢

兵獲太公呂后高祖之狽狽未有如此役也如
此則反是董公誤之其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
此是謀利計功之說諸葛孔明定不如此說
先主問孔明謀伸大義於天下而孔明乃答以
劉璋闇弱可取此是伸大義乎蓋史家闕文或
承襲魏氏私史也行不義殺不辜以爲興國之
基孔明爲之哉劉璋之父劉焉漢之賊也初以
益州有天子氣求領益州此意已可誅未幾有

董卓之亂諸鎮皆起兵討賊焉亦起兵不討賊
遂據益州殺漢中太守斷蜀道帝使其子劉璋
諭旨璋不反命遂留蜀焉自作乘輿任政貢龍
計焉不克當時黃巾既定董氏又滅劉虞死節
曹操未動漢之亡劉焉爲之首也焉死而璋立
悖逆相承曹操方挾天子以令諸侯止可徐圖
未易輕舉孔明欲伸大義安得舍璋而他務乎
滅劉璋正是爲漢討賊既討賊遂據以爲資以
侯驅馳於中原孔明之規模如此史不足據也
魏晉之史皆是魏邊人爲之當時漢家忠臣被
他埋沒多少

孔子門人與孟子門人不同孔子門人只有陳
子禽識見卑下三番開口都不成說話孟子門
人都低如公孫丑萬章之徒有甚難疑荅問枉
教孟子應他似乎樂正子克之外尚有充虞

金國虜一作以趙妃士荃蓋天意耶

顏子問仁章程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仲弓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程子亦只就仲弓自說如求仁得仁何怨之意不干別人事朱子則曰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皆與其仁又曰在家無怨是一家歸仁在邦無怨是一邦歸仁至顏子則天下歸仁又以呂與叔八荒洞然皆入我闥爲非乃又自載程子事事皆仁之說於集註畢竟兩存自善愚嘗記得朱子語録有一段云克己復禮爲仁言一日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則胸中薰然慈祥愷悌視天下之物無一不在吾所愛之中也嘗題在窗中今語録尋不見從弟子剛云此是初年之說然似語録之說亦不可破反更安穩眞箇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有歸仁之理但就身上推不務於外不知文公去取之本意如何

李邕文章聲名在唐甚盛所謂干將鏌鋣誰敢

交鋒者寧家無李邕集曾見其自書數碑乃其自作者理不成理文不成文僅足資笑其曰性有習道有固止於心友於照習也者坐乎樹居平山因也者他添兩箇者字移擷兩句前後以爲奇也豈不可笑如此甚多其形容麓山寺云化城未眞梵天猶似他一本而宇所以佛坐其上而天居其下佛非今人所見可以愚世俗麓山不過是箇寺院也如此廣張豈不爲識者所鄙

大凡得譽過當適足爲累鄭文寶詩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緑氏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本是好詩晏元獻公題其後云此詩在處當有神佛護持一譽之過再看此詩便索荒也然矣有甚不及可處誰不會做有子本是好人挈將起來要當孔子被曾子說出便無光了且添史記許多謗議至今爲笑前

輩曰君子不欲多取名自古只有人不知不慍之君子豈有取名之君子然若爲下等說亦可以定民志

梁智藏法師碑蕭幾撰序湘東繹撰銘唐述聖頌奚拘一作撰序呂向撰頌宗聖宮碑歐陽詢撰序陳叔達撰銘本朝不曾見出二手者恐亦有之護先了切小也聞未之見也

先祖贈傅上舍詩傳上舍數年後來云被好事者收了再求先祖寫先祖不肯愚亦曾有詩聊人被其再來求寫便又與寫此是輕不及前輩重厚處

文章可見興亡可見時節未說道理且看文氣大風起兮雲飛揚與國之言也妖姬臉似花含露亡國之音也音一作文

偶步瓜園見有惡蜂捕一絡緯上用口咬下用毒釘不堪其苦天地如何得知何所赴訴爲之

情懷不佳者數日
秦檜議和殺害名將後人猶以爲憂東南全國
遷汴之時其直學士孫大鼎奏疏明言天會八
年之冬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林相議謂宋
臣如張浚趙鼎則志在復讐韓世忠吳玠則習
知兵事既不可以威取復構怨之良深勢難先
屈魯王曰惟遣彼臣先歸因示恐脅而使之順
我佯不從而勉強聽之忠獻王曰汝言是也誰

可使者忠烈王曰張孝純可忠獻曰此人在可
東失節人誰不怨遣去如何得位得志只有檜
可用初言一作初來說趙氏得人心必將有所推立
說張邦昌不爲人悅服不及半年其言皆驗我
喜其人置之軍中間語以利害檜謂南自南北
自北且許說某着手時只依這規模今只用兵
南亦未必終弱若縱其歸國必是得志可濟吾
事是時南人羈囷檜獨温足果至彼得權位而

謀始行廢劉琦韓世忠張浚趙鼎殺岳飛而南北之勢定忠烈王德之誓書之中必令不安易首相而檜亦陰發宁文虛中之逆以報德秉恐喝一如忠獻所料誅廢其喜事之將相定南疆北界之畫泰檜自謂欺世不料後日金人自言之南遷錄甚詳當時胡編修銓乞斬檜以謝天下豈爲過論而後世至今有爲檜出脫者可痛也

趙挺之除門下侍郎鄒浩在貶所有詩云促膝論心十二年有時忠憤淚潛潛不聞一事拳拳救但見三臺每每遷天地豈容將計免國家能報乃身全他時會有相逢日解說何由復自賢

亦悲挺之爲相子孫不喫看到今日至如此詩句句好至今尚感動人予不曉音律覺其聲音千古削不去陳後山亦奇特拜郊遇寒情願凍死不肯着他絮襖

詩傳一出讀書盡廢眞是著書手段其曰某傳則不掩衆人之長矣要好於前面綱領以後爲列諸家名氏使之有傳亦有美事此書不比論孟經大爐韝自和鳴鷙別以下皆是取之諸家見成言語若不得前人先有此訓詩亦憒然也物理難知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直傳到漢楊子雲猶曰類我類我蜾蠃取螟蛉產子於其身上借其膏血以爲養蜾蠃大螟蛉枯非變化也橘逾淮則爲枳亦非也江南人有接樹之法以橘枝接枳枳遂爲橘核不變再種則復爲枳矣淮北之人不曉以此知古人之言亦有誤者杜陵杜鵑詩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親一作殷勤哺其子禮若奉至尊亦不然杜鵑屬梟之徒也飛入鳥巢鳥見之而去於是生子於其巢鳥歸不知是乃欲敢毋

晦菴既謂書序非孔子作晦翁既沒其門人後學如眞西山諸人又皆確然以爲是聖人之書然康誥篇分明是誤衍聖人之筆不全矣西山併以康誥序字有爲是依孔氏說

予向作世運錄時曾用晦翁說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避也管蔡流言周公避于東土星渚極以爲然予後來思之居東二年東征又二年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其實只二年其輔成王幼冲之時亦淺矣蔡仲之命辟管叔于商休然辟是法字後來道統錄中分紀遂依古說華翁極以爲非遂又爲改之晦翁辨得自明有益毋教只是筭年有些遠兩存之以俟後人

春秋傳敘先說二帝而上次說三王次說三王既不復作如秦見子丑寅之建正杜撰起來殘亥漢知三王是忠質文又求之於忠質文之外以智力爲此都是欲倣古之跡而私意妄爲者

也夫子生於周末以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二帝而上不可得而追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法大以三王之道正後世之人春秋之法行則三王之道與不必遠追二帝以上而三王之治可行於後世豈不天下太平其意如此前說聖王不復作是說三王後說聖王不復作是說二帝以上其間所謂雖欲效古之跡不是說效古人之道只是要效其跡他有子丑寅我便有玄他有忠質文我便有智力以具做其踐也如此者方分曉不然不復作者既不可望倣古之跡者又不可用是絶後世於無人也文章難看

東坡萬言書前面說時事儘好儘好至於厚風俗存紀綱處便淡薄枯槁蓋其本源處欠所以如此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進

是進而未已居是居而不遷修辭立其誠且把
修辭一件做題目非禮勿視聽言動也在此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在此言忠信行篤敬也
在此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亦在此
古者祭天地皆天子行禮至唐開元禮始定自
郊天之外餘使有司攝之後來遂爲故事
格物是窮理不可易也而以格爲至則有可籌
繹者格于上下可以訓至格物難以訓至曷云

知在至物非辭也愚嘗謂格且比方思量之謂
此爲是此爲非此爲正此爲邪此爲輕此爲重
今之諺欲知輕重則曰以一杆格之此字必有傳
承玉篇云格至也量也度也廣韻亦然彼之字
義多出於古時經注格至也是時竟典注不知
度也量也出在何處以此訓格正與今文合向
曾以告星渚星渚
格物格物在致知之初
看屋久之無說致知在

何曾日食萬錢乃子何劭便日食二萬諺云教奢易教儉難

平江吳國都嘉興越地相去百四十里吳王遠遠經畧破楚敗齊而不能退取湖杭以錢塘爲界豈但夫差之愚其先世亦疎矣

畏厭乙甲切通作溺壓履壞也溺三不吊只是惡病欲染人如疫之類若說有畏而死則子畏於匡如何說自先王之禮不行人心放恣被釋氏乘虛而入而冠禮喪禮葬禮祭禮皆被他將變夷之法來奪了冠禮如他初削髮受戒之類其叮嚀告戒甚嚴古時亦能有幾箇好僧不比今時受戒方新出壇便破也喪禮則有所謂七次之說謂人死後遇第七日其魄必經由一陰司受許多苦至於七七過七箇陰司又有百日有三年皆經陰司本是欺罔愚夫惑其說遇此時亦能記得父母請僧追薦謂之做功德做功德了便做羹

飯謂之七次羹飯隨家豐儉今讀書人既闢佛老不用其說而於吾禮之中自不曾盡朝夕奠無非一作奠朔望無朔望飲酒食肉若罔聞知是喪秋之不若也葬是順火化是大逆今貧民無地可葬又被他說火化上天若禮亦被奪了施斛一節既薦祖先又與祖先語客而共享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蓋是理之必然後世小人但知自己饑餓何曾有思祀之心往往雖有子

孫亦是若教如此則施斛請客之說寧可信其有不失爲長厚也畢竟是一箇祭祀以僧代巫而來達於鬼神請父母而又與請客致死致生之道容或有是理也予先室死曾施斛祭之友朋來問云君素不信佛老何爲施斛予曰我自不信我自施斛既而友人呂居中云鄭惕堂先生亦不信佛老亦不廢斛曾有所感也以僧代巫却要擇僧

淵明送一僕（本作與乃子助其薪水之勞而曰
彼亦人子也見得淵明知道王褒僮約無此事
以文爲戲後世虐用其下者乃以爲口實可嘆
也

四惡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
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比上似輕何以亦謂之惡朱子謂當賞
不賞當罰不罰亦甚計利害看來上三件是陽

惡下一件是衆惡其一害也集註引項羽刻印
事項羽婦人之仁高祖在掌握內不能殺雖龔
暴只是衆惡

謂之有司堂堂主人只做得一司一職之事也
章雪崖平江隱君子也不曾見晦翁而時時有
書問道晦翁答書見存有時常高聲云世紛如
何汨沒得自家可以見其胸中之所存也顧齋
胡文淳嘗從之此顧齋說予每書此句於扇上

人知敬聖賢之言方可讀書

檀弓曰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謂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此今祀后土之禮也儀禮不說

易六經之祖河圖易之祖

魏文侯自請於周爲諸侯田和遷齊康公又爲之請爲諸侯吾以爲卜子夏段干木恥矣

古者人鬼不相襲而相得也後世人求鬼鬼求人鬼亦非其鬼矣

白樂天長恨歌敘事詳贍後人得知當時實事有功紀録然以敢士爲戲更無惻怛憂愛之意

身爲唐臣亦然知春秋所以存魯之法便是艸芽亦將不思蓋祖[illegible]與身皆朝廷長養不可謂艸芽不知朝廷苦之此說不是不容臣不做此語但有惻怛憂愛之心語言是重

顏考叔取蠆弧以先登純孝者如此平莊公受

許之後其愧辭如此許又非其不共戴之讐
張良弟死不葬雖以良之功名不可掩也史之
有功類此也
天生烝民其命靡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初
稟於天者無不具此良心而歸全者鮮矣故曰
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使天命之常者其功
乃在人
無適也無莫也無可無不可也義之與比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也不獨論仕止
谷永云楚王絶丹姬以成霸功應劭注漢書便
據箇丹姬出來谷永集中乃夏姬也解注難看
如此
崔浩謂老子非老聃所著此說可信
蘧伯玉信君子矣不若史魚之直諫君之言也
聖人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而
荀子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然

則聖人亦被史魚瞞了衛卿無忌憚

田單宣言令燕軍劓齊卒掘齊人墓燒死人以激齊軍之怒此當時策士形容田單謀策過當之言若果如此足以亡齊決不足以復齊也（一作次不能復齊也）

章雪崖有詩云掩關作夏計長日獨清坐戎葵競自花安榴粲成朵時芳詎容歇幽賞無不可微風忽吹來諒亦深知我可以見其胸次

貂興間有錢弼者鎮江士人喜談兵能以氣運推勝負貂興辛巳逆亮入寇弼曰此耶律德光帝羙氣運也亮果死又言秦莊襄王甲寅始皇即位是歲漢高祖生成帝寵趙后妬亂帝無嗣綏和二年乙卯歲召定陶恭王之子立之是爲哀帝改建平元年是歲光武生後唐天成元年洛陽大亂明年丁亥歲而本朝太祖生於洛陽靖康之變北虜侵陵建炎元年丁未高宗即位

於南京而金人偏立張楚於河北是歲孝宗生其言甚歷歷也孝宗眞應恢復之運極有志焉而光堯以艱難之餘愛兵惜民往往寬之士大夫習安既久置之度外惟一陳同父以書生慷慨議論乃共駭愕以爲恠人遂使金國一作賊俛仰少延水旱凶荒漸漸自亡人事有負於天矣北極正乎上南極正乎下故日月經星之運日日而然時時而然千萬歲而然天之有靜也春

游過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游過西三萬里冬游過北三萬里地之有動也天主于動所以有靜者地鎭之也地主乎靜所以動者天挾之也天而無靜則無晝夜地而無動則無寒暑此下一有舊本二字

心生道也是總說人物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方是說人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即是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說話仲弓可使南面而樊遲聖人分付更無兩樣南面者亦當如此農圃小人亦當如此

程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釋氏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愚謂釋氏但能存其無用之心養其無實之性却不盡心知性也

于登賃窗先生門方逾弱冠前溪吳明輔先從賃窗已登科聲譽甚振長予十有三年予係晚進賃窗一旦於人前見譽過當同門初不平久方浹洽相與作爲新樣古文每一篇出交相諗倣以爲文章有格歸呈先祖乃不悅私意謂先祖八十有餘必是老拙曉不得文字顧首顧尾有間有架且造語俊爽皆與老拙不合也既而先祖與賃窗皆卽世吾始思念六經不如此韓文不如此歐蘇不如此始知其非既而見立齋

先生見教尤切後以所作數篇呈之忽貽書四五百言痛說水心之文是時立齋已登侍從其意蓋欲痛改舊習不止如前時之所悔也予此時文字已自平了但猶有作文之意而自家講習多爲外物所奪然未嘗不自知先曾有詩呈立齋先生云童牙苦咕畢嚼瓜燈燼爛衡縮於丘纔作文字看精微隔幾塵健筆祇流湍闊眼天地燎始識用書難千詣慚一實本根耐歲

寒先生甚喜常常吟諷詠顧昏朧不能大激勵盖知世間學問只有一路矣先生不以文名而論作文之法極是切至予後來少作文字而舊習却都忘矣明輔終身守此一格初學者甚向之更以爲好官職日進寘朋交接而明輔愈不得以自覺其非可念也

吳明輔爲國録予偶在京相見便說其齋居賦此是尊兄少年之文可以删去明輔頗矜持有

此篇以此言爲駭予告之云突梯者之無恥弓二字踰垣者之爲隘要折裏於兩可今庶吾道其無悔如此則是處此身於突梯踰垣之間突梯是何等人明輔謂予不看上文予云只四句連續分曉何用看上文上文云顏陋巷以掃軌兮輒走死乎亟輪如此則必有一箇是踰垣一箇是突梯明輔無說予意其後來改之有傳其後來所印荊溪集則儼然在第一篇不易一字不知其意如何他不是全曉不得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王卦辭元亨利貞本只兩意元而亨利於正而已今諸卦都是如此孔子文言自以所見折作四字說自是一項道理然非文王繫卦之本意也孔子到此却又就文王本意作兩件說自乾元發出豁達呈露生意遍滿無不亨通所謂始而亨也然皆可見者氣也須有理主於其中何嘗有不

好底生意蓋純粹至善一是字有乾德之本然乾之性情只是利於正也乾之情性如此則凡資始於乾者皆如此是故人可以爲善不可以爲惡蓋其本來情性只利於正也

星潛在經筵曾說學以聚之是聖希天仰觀俯察天學也問以辨之是賢希聖君疇務成之學人學也寧當辨其過當學以聚之即是博學問以辨之即是審問明辨聖人問以辨之在賢人問便着審辨便着明又着謹思只爭此耳聖希天是純亦不已

象山謂仲弓勝顏回蓋見聖人所語顏子大段不如顏子有這力得用故聖人教他用了一切掃令淨潔免得次第逐件儘有辛苦他人無顏子之力若教他如顏子之用便是不量力且當旋旋做去他日工夫亦到有力可用之時一掃

淨潔之境三省吾身是曾子出門如見大賓之時斯遠鄙倍是曾子克已復禮之時但看他力到力未到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非理勿履此是甚等氣勢如何教仲弓便做得

兩赤壁賦見得東坡浩然之氣是他胸中無累吐出這般語言却又與孟子浩然不同孟子集義所生東坡是莊子來人學不得無門路無階梯成者自成擷者自擷不比孟子有繩墨有積累也本朝過嶺諸賢雖不然尤亦不快活東坡七千里渡海眞是快活海濤湧洶則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吾儕必濟又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海外諸詩甚佳著論尤奇其曰武王非聖人自是怪說而觀過知仁見得此老忠義之氣峻極可畏雖武王亦不顧皆是浩氣劉元城先生云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已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

則雖與溫公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
也惟已之是信是他浩然
西伯戡黎切恐是武王詩中載文王兵事如崇
如密如昆夷甚詳不見說黎史記載武王亦曾
爲西伯矣第康節經世書紂二十年西伯戡黎
二十三年文王薨遂命武王爲西伯恐康節能
推其實亏於世運錄跡休康節也
桀以二十三年始嬖妹喜紂以八年始嬖妲已
周幽王以三年始嬖褒姒既是康節推出必是
實也
先祖嘗言韓信枉屈誅夷千古無人與他辨說
愚曾見朱文公語錄云韓信反無證佐可謂見
破史書惜乎只說一句便休不做一件事看與
他濺洗他是箇人物不可教他一有既字枉屈死又
枉屈被後世罵擊壞集有十詩中間兩篇云韓
信事劉原不叛蕭何惑漢竟生疑當初若聽蒯

通語高祖功名未可知又云韓信特功前慮寡
漢皇負德尚權安幽囚必欲擒來斬固要加誅
甚不難

大甲王老先生諱象祖字德甫嘗以文見水心
水心所謂塵垢枘杯案者也其文簡古老健簑
窗亦畏之第方褊不似簑窗圓活然非有意不
爲文非有味不爲句尤未易及但所見自僻嘗
有詩云梟璚周公佐中古蕭曹房杜與漢唐因

事因時修治効不談道學亦何妨此意到老强
項孑弱冠時嘗投其書荅書有云文字之趍日
靡矣皇朝文統大而歐蘇曾王次而黃陳秦晁
張皆卓然名家輝映千古中興以來名公鉅儒
不自名家張呂朱氏造儒術而非文藝編水心
擅作者之權一時門人孰非升堂孰爲入室竟
得陳簑窗而授之柄今簑窗之門亦夥矣求其
可授者未有也人才之續絶天運之盈虧也斯

文之隆替國家之治忽也前者愛出後者藐然則識者懼矣鄉邦之彦嘲風露而寫光影借比興而盜離騷句吟字鍊豈無一得而與之讀檀弓談左傳評國語及太史公賈誼揚雄韓柳歐蘇之作求其一言之幾於道莫得也議論甚不是文章自好甚麼文氣○未有可授者也元云求其可授者未有也以紙貼其上云未有可授者也今眞跡尚存王行志編其先集求序於荊溪改作可授者可數也益恐荊溪以爲妨也

東坡每健羨白樂天樂天如何敢望東坡東坡大節照映古今樂天些少外沈便動色力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此句是周人之言當時周人自失言了宰我不當舉出故聖人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其說曉然

康誥酒誥梓材斷然是武王封康叔之書不但

朕其弟小子封之可證也管蔡以武庚叛幸而
獲平是當時至大至重之事更不引一句分明
是武王時詰命然此一段事後人說不得並無
考處其有考處皆成王也鄭康成不足信太史
公亦是成王太史公又不足信左傳載衛祝鮀
之言亦是成王方道兄弟皆武王所封而周公
封魯又是成王詩頌分明載也且當時若已封
武庚則妹邦無得封衛若已封衛則邶鄘衛無

得與武庚及三監豈武王當時已作詰命將封
康叔又思以舊地存武庚既平武庚成王始宣
武王之誥以封康叔耶不可曉也

東坡超然臺記中數語本是習鑿齒舊文東坡
蹈襲之一入東坡手精神百倍不是喫煙火食
人說話習云每定省舅家從北門入西望隆中
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焚墟
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若為魏武

之所置酒稼堅之所隕斃遺事猶存碌碌凡士安足以感其方寸哉東坡云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遠相近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廬遨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尤有存者北俯灘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吊其不終真是妙語人能推此便可曉徹文字之法然自古大文章之家只有東坡不怕蹈襲餘人當謹

堯之九年洪水不是經年經歲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蓋有滔天之時亦有稍退之時只因下流壅塞所以遏洪流暴漲便滔天也使懷山襄陵之則民何所得食人類將滅豈但咨嗟而已禹又何所措手足只是川流有梗如龍門等處素來逼狹又添淤塞所以不勝得暴漲霖降

水涸之時亦必能退竟時必是四方雨多崑崙
鹽澤凡上流諸處必是泛濫下面阻障未開所
以只見竟時大水今山谷有溪去處或有山阻
之遇秋雨淋淫瀕溪者必被此害民避水于屋
舂有騎騾漂流者安土重遷昏墊愁咨而已水退
又自生產作業

寶慶堂訂正玉峯千先生脚氣集卷之下終